

【理论探讨】

《黄帝内经》方员补泻刍议*

胡 静¹, 唐邦城², 王晓琨³, 侯文光^{1△}

(1.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科, 上海 200437;

2. 保定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院, 河北 保定 071000; 3. 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, 北京 100872)

摘要: 为探究《素问·八正神明论篇》中“泻必用方, 补必用员”与《灵枢·官能》中“泻必用员, 补必用方”, 本文根据《黄帝内经》针刺补泻理论和历代各家观点, 认为两者文字看似矛盾, 但理论正确, 共同参与组成《黄帝内经》针刺补泻体系。两者相同之处在于皆符合“补虚泻实”的基本原则, 但所指的具体补泻内容不同——“泻方补员”重在补泻时机, “泻员补方”重在补泻手法。两文中的“方”“员”涵义不同, 应当灵活理解运用。同时, 结合历史考古资料和相关记载, 进一步挖掘“泻员补方”中“方”“员”的内涵。总而言之, 方员补泻指出在临床上行针刺补泻手法时, 应同时重视医者对气机的把握和对手法的操作, 并进一步引发对针刺补泻手法临床研究的思考。

关键词: 素问; 灵枢; 针刺; 方员; 补泻**中图分类号:** R221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6-3250(2023)02-0190-03**DOI:** 10.19945/j.cnki.issn.1006-3250.2023.02.005

《黄帝内经》中提到“方”“员”与补泻的关系, 仅《素问·八正神明论篇》与《灵枢·官能》两篇, 《素问·八正神明论篇》中提出“泻必用方”、“补必用员”^[1], 《灵枢·官能》中为“泻必用员”“补必用方”^[2]。两者说法看似相反, 实际是“方”“员”涵义不同。历代解释不一, 故多有争议。笔者将对两者的补泻理论进行探讨, 深入理解“方”“员”的内涵, 为针刺补泻手法理论与临床运用提供参考。

1 “泻方补员”与“泻员补方”中的补泻理论

《灵枢·九针十二原》^[2]提出针刺补泻的总纲“凡用针者, 虚则实之, 满则泻之, 宛陈则除之, 邪胜则虚之”。不论是“泻方补员”还是“泻员补方”都在此基本理论框架之下展开, 细看内容则知“泻方补员”重在用针时机, “泻员补方”重在操作手法, 两者具体补泻内容互通, 古代医家杨上善持相同观点, 在《黄帝内经太素》^[3]提出“泻必用方, 补必用员, 彼出《素问》, 此是《九卷》方员之法, 神明之中, 调气变不同故尔”。

1.1 泻方补员

《素问·八正神明论篇》“泻必用方”提出泻法理论中进针、行针、出针的环境时机和呼吸时机。

泻法的环境时机应当选取月满日温气盛身定时, 其开篇即提出“凡刺之法, 必候日月星辰, 四时八正之气, 气定乃刺之”^[1], 此环境与时机下气血实、肌肉坚、卫气浮, 故气血可行可泻、易行易泻。清

代医家张志聪^[4]于《素问集注》中提出此以天地阴阳四时之气合人形之虚实, 当人体真气充盛时邪气才易泻。泻法的呼吸时机是吸气时进针、转针, 呼气时出针、引针, 其理论基础来自于《素问·离合真邪论篇》中“吸则内针, 无令气忤, 静以久留, 无令邪布, 吸则转针, 以得气为故, 候呼引针, 呼尽乃去, 大气皆出, 故命曰泻”^[1]。

“补必用员”的具体内容是“补必用员, 员者行也, 行者移也, 刺必中其荣, 复以吸排针也”, 提出补法理论中出针的呼吸时机。其理论基础同样来自于《素问·离合真邪论篇》中“帝曰: 不足者补之奈何? 岐伯曰: ……候吸引针, 气不得出, 各在其处”^[1]。此处“员”意为移动, 取圆活真气移至病所以行补法的意思。故最后提出“故员与方, 非针也”, 《素问》中“员”与“方”不是指针刺本身, 而是指用针时机。

1.2 泻员补方

《灵枢·官能》中, “泻必用员”提出“切而转之, 其气乃行, 疾而徐出, 邪气乃出, 伸而迎之, 遥大其穴, 气出乃疾”的捻转泻法、徐疾泻法、开阖泻法, “补必用方”是指“外引其皮, 令当其门, 左引其枢, 右推其肤, 微旋而徐推之, 必端以正, 安以静, 坚心无解, 欲微以留, 气下而疾出之, 推其皮, 盖其外门”的捻转补法、徐疾补法、开阖补法。以上补泻手法理论均可在《灵枢·九针十二原》《灵枢·小针解》《灵枢·终始》《素问·针解篇》《素问·离合真邪论篇》中找到针刺补泻理论依据。

其中, 徐疾补泻和开阖补泻的手法描述明确, 但捻转补泻则需进一步探讨。此处明确捻转速率相对快慢, 但未明确捻转方向。首先, 对捻转补泻的速率, “泻员补方”提示在配合徐疾补泻的基础上, 泻法需快速捻转, 补法需缓缓捻转。李铁等^[5]通过观察不同频率的捻转手法针刺足三里对局部和胃体表

*基金项目: 上海市进一步加快中医药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(ZY(2018-2020)-FWTX-4008)-上海市针灸专科联盟项目

作者简介: 胡 静(1996-), 女, 四川成都人, 在读硕士研究生, 从事针刺临床研究。

△通讯作者: 侯文光(1973-), 男, 河南郑州人, 主任医师, 博士研究生, 从事中医针灸临床与机制研究, Tel: 13564567336, E-mail: houwenguang@126.com。

投影部位的温度影响,发现 60 次/min 可以产生最佳“补”的效应,120 次/min 可以产生最佳“泻”的效应,而 90 次/min 的作用效应比较不稳定。其次,捻转补泻的方向在后世研究中已明确,泻法应为大指用力退后右转针,补法应为大指用力前进左转针。《针灸学》教材认可此种捻转补泻方向,且不同学者分别从阴阳、河洛、地理学、物理学等^[6-7]角度对捻转补泻方向的认识同样如此。

2 《灵枢》“泻员补方”中“方”“员”的涵义

对于方员补泻究以何者为准,观点分为三类:一、以《素问》中“泻方补员”为准:《针灸甲乙经》统一为“泻方补员”^[8],虽书中无具体解释,但后有学者因其成书距离《黄帝内经》最近,故认为应以其为准,并从不同角度进一步阐释^[9-11];二、以《灵枢》中“泻员补方”为准:因其认为《灵枢》成书早于《素问》^[12],根据两篇内容推测《灵枢·官能》为源,《素问·八正神明论篇》为流^[13];三、“泻方补员”与“泻员补方”皆成立,因两者内容符合补泻理论,且两者中的“方”“员”意义不同^[14-15]。作者赞成第三种观点,《素问》中的“方”指时机,“员”指移动,已有明确涵义;《灵枢》中的“方”与“员”是在取象比类的思想下对针刺补泻手法的形象概括,需结合传统文化和考古资料等进一步理解其涵义。

2.1 “泻员补方”中的“方”“员”象征天地

古时有“天圆地方”的地理观,方象地,为阴主静;员象天,为阳主动。这一观念可在出土文物、古籍记载找到理论依据,《周礼》中记载“以苍壁礼天,以黄琮礼地”。金沙遗址所出土的商代玉器“璧”为圆形(图1)、“琮”为外方内圆(图2)。



图1 商周玉璧,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



图2 商周四节玉琮,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

“泻员补方”中徐疾补泻操作符合天地间气机升降的规律,“清阳为天,浊阴为地;地气上为云,天

气下为雨;雨出地气,云出天气”(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篇》),“泻员”疾入徐出从阴引阳如地气上为云,主升主发泄,使邪气外出;“补方”疾出徐入从阳引阴如天气下为雨,主降主潜纳,使真气存内。

2.2 “泻员补方”中的“方”“员”取象于规矩

山东费县潘家疃出土汉代画像石上有伏羲持规,女娲持矩的图像(图3),伏羲象征阳,手持规;女娲象征阴,手持矩^[16]。《吕氏春秋》记载“为圆必以规,为方必以矩”,规、矩分别为测绘圆形、方形的工具。“泻员补方”中泻法操作或许是比拟以规画圆,补法操作比拟以矩画方的过程,故此泻法称为“员”,补法称为“方”。杨上善《黄帝内经太素》中注“员,谓之规,法天而动,泻气者也;方,谓之矩,法地而静,补气者也”^[3]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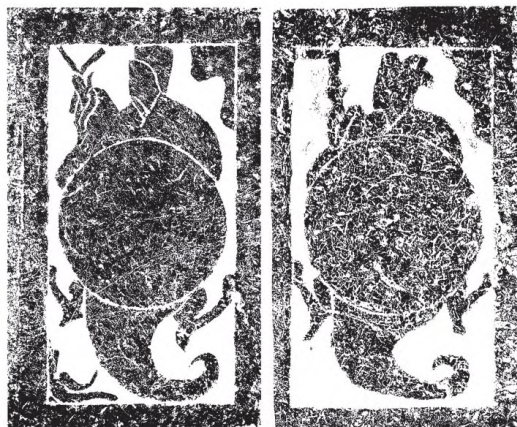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 山东费县潘家疃出土画像石拓本(左.伏羲,右.女娲)

为何法天而动为泻、法地而静为补呢?《灵枢·九针十二原》^[2]对补泻有以下定义“泻曰必持内之,放而出之,排阳得针,邪气得泻……补曰随之,随之意若安之,若行若按,如蚊虻止,如留如还,去如弦绝,令左属右,其气故止,外门已闭,中气乃实”。其中,泻法象动,补法象静。

《汉书》记载“太昊,东方之神,乘震执规司春…少昊,西方之神,乘兑执矩司秋”^[17];《淮南子》记载“东方,木也,其帝太昊,其佐句芒,执规而治春…西方,金也,其帝少昊,其佐蓐收,执矩而治秋”^[18]。据以上记载,太昊为东方之帝,执规司春,春三月谓发陈,肝气所主,当奉生主疏泄,“泻必用员”中“员”取此意象;少昊为西方之帝,执矩司秋,秋三月谓容平,肺气所主,当奉收主收敛,“补必用方”中“方”取此意象。

总而言之,《灵枢·官能》的“泻员补方”中,包含捻转补泻、徐疾补泻、开阖补泻三组手法,此“员”与“方”的涵义,可在考古文物、古籍记载中找到依据,证明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含义,象征天地,取象规矩。李素云^[19]认为方员补泻手法是在体象悟道、归纳演绎等模式下运用“象思维”总结出的针刺手法名称。之所以泻法名为“员”,补法名为“方”,是

取象于天地间气机升降变化和春秋时气机疏泄与收敛,此为作者对“泻员补方”中“方”“员”涵义的理解。

3 对临床上针刺补泻的启发

凡用针者,实则泻之,虚则补之,不论“泻方补员”,还是“泻员补方”,都不离其宗。此处将两者所包含的针刺补泻理论合称为“方员补泻”,此补泻理论启发认识实施针刺补泻的重要条件,一是医者对气机的把握,二是医者对针的操作。对气机的把握决定了对针的操作,对针的操作影响着人体的气机。

3.1 气机把握

医者对气机的把握,一是因天时而调血气,二是知气所在而明于调气。《素问·八正神明论篇》全面地总结了天地、日月、星辰、四时、八风等环境条件下人体气血虚实的情况,该篇前文提及“形气荣卫之不形于外者,而工独知之,以日之寒温,月之虚盛,四时气之浮沉,参伍相合而调之”,方员补泻即是参伍日月寒温虚盛以定补泻的方法。《灵枢·官能》中方员补泻强调了押手揣穴对气机的影响,使用“外引其皮,令当其门,左引其枢,右推其肤”的方法,循其气门以行补泻。另外,《灵枢·官能》提出需把握人体阴阳表里、左右上下、血气多少、逆顺出入、经隧肢络,才能审于调气。

3.2 手法操作

方员补泻中对针的操作包含三个环节:进针、行针、出针,指出实施针刺补泻时,进针的呼吸时机,行针的徐疾和方向,出针的呼吸时机和开阖。王栩^[20]用“进、行、留、出”4个环节叙述针刺调气的内涵,进针阶段调气重在以押手调气,行针阶段调气重在辨经气往来的阶段,留针阶段调气重在“自调”,出针阶段调气重在出针时的辨气。进针时,泻法于吸气时刺入,补法以呼气尽时刺入;行针时,泻法快速右捻针,补法缓慢左捻针;出针时,泻法于呼气时徐出针并开其穴,补法于吸气时疾出针并阖其穴。尤其行针这一环节,方员补泻中未量化行针时长,而是要参考气机变化情况,如泻法行针应达“其气乃行”方可徐引出针,补法应“气下而疾出之”。

3.3 基于方员补泻对针刺补泻手法临床研究的思考

设计针刺补泻手法的临床试验时,行针的时长应当如何把握?方员补泻提出泻法“切而转之,其气乃行”、补法“气下而疾出之”,《灵枢·终始》强调“凡刺之道,气调而止”,故行针实际所需时长可能因个体气机情况而异,针刺补泻应以达到“气调”为终点。若控制行针时长这一变量,可能人为导致调气的太过与不及,降低结果中的针刺疗效,得出的结论则不可靠。《针灸甲乙经》《太平圣惠方》等书以呼吸次数量化行针时长,石学敏等^[21]认为捻转补泻

的行针时长最佳为1~3分钟,均未规定某一特定时长。吴强^[22]提出只有当针刺补泻刺激量与患者体内感应状态相匹配时,才能发挥最佳效果,故应根据患者实证或虚证的机能状态制定个体化的行针时长。针刺手法临床研究仍需守正而创新,守针刺补泻调气之根本,创手法操作量化之新学,谨调气机,灵活行针,寓不变于变化之中,才能使针刺补泻手法的临床研究更具科学性和价值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黄帝内经素问[M]. 田代华,整理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5:53-56.
- [2] 灵枢经[M]. 田代华,整理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5:1-2;143-144.
- [3] 杨上善. 黄帝内经太素[M]. 李云,点校. 北京:学苑出版社,2007:262.
- [4] 张志聪医学全书[M]. 郑林,主编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1998:113,588.
- [5] 李铁,刘成禹,严兴科,等. 不同频率捻转手法针刺足三里穴对胃体表温度影响的研究[J]. 针灸临床杂志,2011,27(3):39-41.
- [6] 唐利,杨忠华. 地转偏向力对针刺捻转补泻手法的影响[J]. 河南中医,2021,41(1):28-30.
- [7] 王佳,杨燕,李雪,李胜. 浅析针刺捻转补泻之“向左为补、向右为泻”[J]. 中国针灸,2018,38(8):847-851.
- [8] 皇甫谧. 针灸甲乙经[M]. 黄龙祥,整理. 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6:137-138.
- [9] 马蒨. 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[M]. 孙国中,点校. 北京:学苑出版社,2011:197.
- [10] 吴绍德. “泻必用方”,“补必用员”释解[J]. 上海针灸杂志,1997,16(2):36-37.
- [11] 谢子妍. 小议“泻必用方,补必用员”[J].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,2019,25(5):583-584+658.
- [12] 李鼎. 针刺补泻与“方”“圆”的关系[J]. 上海中医药杂志,1998,32(7):3-5.
- [13] 孙树建. 试析补泻与“方”“圆”的关系[J]. 上海针灸杂志,1989,23(2):38-39.
- [14] 黄洁,张国山,姜必丹,等. 《灵枢官能第七十三》学术思想刍议[J]. 中医药学报,2014,42(2):147-149.
- [15] 朱之云. 浅谈“泻必用圆”与“泻必用方”[J]. 针灸临床杂志,2015,31(1):77-78.
- [16] 王煜. 汉代伏羲、女娲图像研究[J]. 考古,2018,59(3):104-115.
- [17] 汉书补注[M].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,整理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2:4852.
- [18] 淮南子[M]. 顾迁,译注. 北京:中华书局,2009:47.
- [19] 李素云. 取象比类在传统针刺补泻理法中的应用[J]. 中国针灸,2018,38(9):1001-1005.
- [20] 王栩. 浅析“用针之类,在于调气”[J]. 中国针灸,2018,38(12):1347-1350.
- [21] 卞金玲,张春红. 石学敏院士针刺手法量学的概念及核心[J]. 中国针灸,2003,23(5):38-40.
- [22] 吴强. 从手法歧义看补泻手法的实质[J]. 中国针灸,2002,22(2):58-60.

收稿日期:2022-06-21

(责任编辑:杜松)